

恩
福
堂
筆
記

恩福堂筆記卷下

吉林英和撰

國朝四代翰林之家爲靜海勵杜訥勵廷儀勵宗萬勵守謙常熟蔣伊蔣廷錫蔣溥蔣櫟無錫秦松齡秦道然秦蕙田秦泰鈞商邱陳濂陳杲陳焯陳壇其中有

特授翰林或由庶吉士改官者如勵杜訥以中書舍人授編修蔣伊以庶吉士改御史陳焯以庶吉士改主事惟秦與余家父子孫曾均由庶吉士授

職編檢秦道然與秦靖然兄弟皆入詞林余長子奎照次子奎耀亦先後忝列清華次孫錫祉館選時潘芝軒相國贈詩有父子孫曾五翰林之句誠僅見也

翰林院柯亭劉井有名而無額嘉慶甲子

聖駕臨幸前余書以榜之

翰林中例派能文者司撰文文成付繕書房繕譯嘉慶甲子秋和以軍機大臣隨扈灤陽一日奉旨今年九月祭

陵應製新文爲期已迫汝可自爲之令滿洲章京
繙譯遵卽撰成時昌太守宜泰以主政直軍機班
交其繙譯文內橋山在望萬年深弓劍之思畢陌
恭臨六載積露霜之感一聯昌君繙橋山爲

東陵畢陌爲

裕陵此離漢文而繙意者尙不失繙譯正傳也
孝莊文皇后升遐事在康熙二十六年翰林院文
檔載奉安

昭西陵文爲雍正三年其文曰迨及

恩福堂筆記

卷下

二

上賓豫頌

懿訓謂

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動尊惟
世祖之兆域匪遙母宜從子我

皇考祇遵

慈旨俯詢僉謀爰卜佳城遂成福地云云當日奉
暫安處至三十八年之久蓋慎之也

先文莊公嘗云明季翰林院文章爲其時所嘲笑
我朝則文教光昌迥超前代乾隆年間以徽州

汪文端公有著作才官至內閣學士仍兼翰林院
撰文歲戊辰

孝賢純皇后大事

純廟召文端諭曰當日 慧賢皇貴妃薨定謚時
孝賢純皇后泣曰我朝后謚上一字皆用孝字倘
許他日謚爲賢敬當終身自勵以副此二字今不
幸竟予孝賢之謚其將此意作爲祭文文端所撰
文云尙憶宮廷相對之日適當慧賢定謚之初后
忽哽咽以陳詞朕爲欷吁而悚聽謂兩言之徵信

傳奕禩以流芳念百行以孝爲先而四德惟賢兼
備倘易名於他日期紀實於平生豈知疇昔所云
果作後來之讖在皇后貽芬圖史洵乎克踐前言
迺朕今稽古典章竟亦如酬夙諾興懷及此悲慟
如何此文前後記憶不清而敘事精詳情文委婉
豈專以詞藻爲工耶

開全唐文館時余奉

詔偕館臣詣西苑之萬善殿檢閱佛書旣於釋
藏經律論疏中採出唐人序論若干篇又於舊清

涼山志得王子安文一篇唐西域記得元奘表啟
十餘篇惟慧苑華嚴經音義今藏無之復購得舊
時北藏本錄其原序一時搜羅可稱宏富

先文莊公鄉試房師爲宜興任釣臺先生先生於
雍正十年因講性理稱

旨以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詞林典故載先生以
庶常授編修者誤也近閱先生曾孫吉士泰所擬
補儒林傳引先生原文及自陳疏遺稿始知當日
修書失考特爲標出留待續修時正之

先文莊公初入詞林往拜前輩至德松如先生第
求面時先生已退居延至上座談未久闈人報陳
翁來起視乃榕門先生也松如先生云老先生爲
同館友伊乃及門幸毋謙先公遜謝先生執先公
手仍請上坐先生居主席榕門先生隅坐坐談一
時陳先辭出松如先生起立不送先公欲行不可
欲送不可徘徊良久乃辭出先生則送至大門
介受茲先生與先文莊公契好有年乾隆初年視
學滇南致先公書稱老先生此前輩稱後輩也莊

滋圃先生爲先公書條幅稱某某老先生侍某此
後輩稱前輩也

余初入詞垣往謁竇東皋先生延入廳事公自屏
後叱僕人曰來客攜有紅氈始會否則辭之僕人
對以有公補服朝珠從屏後出行交拜禮畢命坐
開口先責曰老先生乃翰林世家不應首壞風氣
因請其故則從僕人手接余原帖示曰帖字過小
其實余帖上字已徑六七分因談時文深慨近人
不讀書不講理法出落復及古文原委時三伏中

自朝餐後正衣冠危坐兩三時許汗如雨下饑腸雷鳴乘間告退送至門仍曰將帖上字展大明日再來前輩古風於今僅見至前後輩稱謂舊傳有制數百年來遵守未易近時前輩與後輩帖間有用同學愚弟者摛謙過甚非舊制也

進士同年之稱自唐已然於同年之父唐人謂之年丈人今之稱年伯者俗也同年之祖舊稱年祖今之稱太年伯者亦俗也古人最重師法故同門之誼尤切乾隆中猶有門伯門姪門兄門弟之稱

今則無是矣

桂文敏掌翰林院事莅任之初時翰林中文敏之前輩甚多例具名柬有謂宜用晚生者有謂仍用同學弟者議莫決時孫嘉樹前輩降補編修至署中用侍生衆請其故先生曰新院長任吏部五部侍郎例向吏部侍郎稱侍生用此稱謂蓋已與掌院並列矣非謙也於是始定

乾隆年間豐公盛額汪文端公由敦同任大司農一日豐公欲商公務候於 乾清門文端入豐公

趨前呼汪大人者再皆不應豐公又呼之文端則曰弟不才以庶吉士授編修言訖拂袖去豐公不解問之劉文正公文正曰汪公怪公不稱老先生而稱大人耳古風今不復見矣

余幼時見先文莊公與人書札用紅柬加以白摺副啟貯以白軟封上貼紅簽加封二字外用護封另有所云則用紅帖習見之而不解副啟之意後見收藏家明人尺牘白摺每頁八行腐爛詞胥隸書蓋正啟也外有副啟則文人筆卽夾單也今則

副啟軟封均不復見矣

先文莊公與金壇于文襄公同年每致書到粵皆以白摺副啟親書每頁八行行草相間旁批添注滿幅淋漓每信必垂問及余詞意多如家言而紅柬所書年眷弟于某頓首拜九字一行居半頁之半上下不留一分大學士體制也

先文莊公撫粵撫閩每示余曰今不逮古司道俱稱大老爺又示介受茲先生與先公尺牘云近乘太守某太爺之便曾泐數行云云是乾隆初年知

見前室言
府尙無大老爺之稱廣東高要縣七星岩之水月
宮有崇禎初年總督熊文燦塑像牌書熊大老爺
是前明督撫亦不稱大人也

勝國三主禮闈者當時人豔稱之若我朝熊孝
感先文莊公王韓城曹欵縣皆五充會試總裁尤
爲盛事先公任大宗伯有年至乾隆甲辰科繪春
官桃李圖徵詩

乾隆癸未先文莊公主禮闈得湖南卷一極賞之
定草榜時同事以小疵黜去先公力爭不可因錄

其三藝攜至直舍先世父文恭公索題名看太息
曰湖南有一佳卷未售先公出所抄三藝送觀先
世父云卽此卷其人名張九鉞先公領之同事者
色沮薄暮歸第張候已久痛哭拜於門下是科闈
中閱卷號簿先公手注精細無一率筆尊藏爲家
珍曹文正公有跋

先文莊公中第後入內備揀選同衆排立適鄂文
端張文和兩公偕往軍機處文端視先公云此君
英年已成進士文和荅曰此吾會魁也文端云不

獨文佳貌亦出眾當爲首選蓋其時新進士朝
考分去取復選人材排單黏黃簽有人入選文人
選人文俱入選之別

乾隆癸丑會試中額一百二名覆試磨勘罰科者
二十九名本科殿試只七十三人加以補試者
共八十一人八旗惟余一人引

見時當道者不欲余獨占一排排於三鼎甲之末
初見也

覃溪先生乾隆丁卯舉於鄉壬申

恩科入翰林與先季父巽齋先生爲同年重宴鹿鳴時與次男奎耀爲前後同科嘉慶壬申無會試逮甲戌宴恩榮時又與長男奎照前後同科淵源相接人尤豔稱之

先同年而後師生習見事也乾隆甲午鄉試吳稷堂先生以舉人學正司分校恭蘭岩先生出其門迨戊戌同捷春闈是先師生而後同年誠僅見也故事業師中第出弟子之門榜發後弟先拜師意謂辭師師隨來謁弟從此稱謂改易矣余乙丑會

闡得那竹汀竹汀鄉試出先文莊公門余以弟呼
之命兒輩仍稱世叔又和仙圃爲壬子同年余亦
以弟呼命兒輩仍稱年伯壬午復主禮闈是科
殿試大兒讀卷鼎甲庶常諸君來謁欲稱余爲太
老師余不可引先訓告之曰辛丑先文莊公與及
門沈雲椒先生師生同主禮闈徹棘後示諸通家
云嗣後如與汝沈師同坐不得不尊爲太老師否
則不必易稱至吾兒君等當稱世叔此卽尊汝沈
師矣

先公會試中第十六名原荐爲帥蘭臯先生後撥
入陳可齋先生房近年鄉會試各房房首無撥房
者非故事也

嘉慶辛酉典試江南入闈後向同考云閱卷不可
輕棄批卷不要泛語各房中額旣不能勻有無房
首亦不能定例有撥卷之條諸君勿存成見迨寫
草榜日一房中中元魁者三而無房首者兩房庚
申北闈定元時余與劉雲房陳春澈兩前輩各出
貝字號卷皆周石芳房壬午會闈元凡三易皆魏

笛生房房連之說信有之

嘉慶己未會闈分校十八人中蕭崑田章桐門兩
給諫金蘭畦方葆巖兩郎中與余五人皆上年未
經考差者入闈之次日方爲余卜六壬斷云房連
得中房首列名非四卽八英年有才華而非玉堂
選後皆驗然四與八終不能定猶遜前人一籌
余三主禮闈乙丑科已公定前十卷交知貢舉進
呈矣挑燈與大庾戴文端公勘闈墨所刻試帖詩
檢出第五名安徽卷詩內重韻當將十卷取回而

第五名硃卷不誤因再將各卷細閱第八名江西硃卷重韻隨以湖北卷易之同事欲將江西卷黜落余疑係謄錄訛寫若本生不誤豈不可惜因共商置之殿榜另備江西卷俟填榜時看墨卷誤則中備卷不誤仍中此卷及閱墨卷果無誤乃將備卷取中謄錄中者爲彭邦疇也已巳科公定江蘇省會元已三日矣青陽王文儂公忽執浙江省卷欲易之而同事皆不欲易文儂公曰江蘇卷文三篇誠足以之冠多士惟試律及經藝策對皆不若

浙江卷以之易江蘇卷諸公不必復疑顧元熙遂
爲第二人孔傳綸列榜首矣壬午科亦係定江蘇
元三日山陽汪文端公欲以廣東卷易之余不可
文端公曰先生曾云江蘇卷微有不滿意處何不
試閱廣東卷余時發喘症精神委頓進卷之期又
迫遂請同事公定元卷翁心存卷抑之第二十一
名呂龍光中元矣科場事不獨去取有數存卽名
次先後亦均有一定其不能強也如此

康熙丁酉江南鄉試題爲子貢曰貧而無詔全章

外間有黃鶯兒詞一首以譏諷場務次年興大獄
革去二十餘人道光乙未順天鄉試

命題爲未若貧而樂兩句是科亦革去數人不到
覆試者幾數十人不知此章書內出題何以必有
事端抑適逢其會耶然人言直省鄉試不宜出大
學題出則闈中必有火災吳健庵先生於嘉慶戊
午典廣東試事題爲此之謂絜矩之道是科騰錄
所遭回祿趙鹿泉先生戊申試江西出十目所視
二句至爲文祭告乃發刻是科竟無恙此又何理

也

湖南傅廉訪飛夙精奇門術嘉慶庚午鄉試士子出闈後傅將往查苗疆云闈中恐有事囑提調諸人加意未幾果有主考家人刺傷內監試黃太守洽一案其術可謂精矣

人嘗以不學無術亡命之徒二語嗤人殊不知千古來事業炳旗常如霍子孟寇萊公者方可當不學無術之名而亡命者多大英雄人豈易當哉憶當年座主王述菴先生云陳桂林相國任司道時

與上憲論事不合上憲斥以迂濶公謝不敢當上
憲訝問之公曰迂者遠也濶者大也憲期以遠大
安得不謝

桐城張文和公秉鈞既久有自危之心恭和

御製風鳶詩有九霄日近增濃彩四野風多仗寶
繩句

純廟深憐之先世父文恭公恭和

御製夷齊廟詩有西山薇蕨甘如薺南國壺漿探
若湯句亦爲

純廟所賞

新庶常入館後會齊拜前輩謂之大拜前輩推科分最深者擇日至館中行交拜禮謂之荅拜乾隆癸丑科荅拜者爲無錫嵇文恭公公雍正庚戌入詞館至時已再赴恩榮宴之次科矣荅拜日以筋力難爲禮免交拜屬長揖坐談良久謂余曰尊公文學爲海內宗而行誼尤吾所欽仰故當年挽聯有古道追維五十年之句令伯不獨文章足傳世其度尤非人所能及向不諳習清文曾充 經筵

直講講章爲風所亂竟不能卒讀從容閑雅掩書
退班若無其事者然迨禮成免冠請罪同列無不
折服次年 經筵後英文肅公忽貽以詩改人面
桃花舊句爲書篇依舊舞東風且索和章令伯以
文肅交素淺何以見譏因和句云至今猶畏打頭
風豈知文肅承

上命捧詩而來也吾家故事於數十年後得聞何
幸也

乾隆壬子秋闈揭曉後謁座主青浦王蘭泉先生

先生曰僕與君家有舊乃壬午考試差題爲富而
可求也試文爲令伯所賞拔爲第一其時卷尙未
糊名執卷向同事梁文莊公云貴通家王某能于
寸晷中成此妙文而吾亦可詡老眼無花矣梁文
莊公傳語屬往見僕以文字受知誼不容卻遂投
刺執弟子禮今君復出僕門且闈中試卷爲僕所
先賞淵源有自爲之心喜

余於嘉慶辛酉初直 內廷時晤大興朱文正公
諸城劉文清公韓城王文端公富陽董文恭公南

曰彭文勤公彼此稱公不稱前輩

嘉慶年間

實錄館議敘有以過優爲言者

上以語紀文達公將裁抑之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唯友人家倩臣題主或作墓誌銘雖厚幣亦收受

上乃曰然則朕爲

先帝施恩亦何不可乃置不議

嘉慶某科考差後外間宣傳前十名姓有御史

密奏

睿廟召紀文達公論其事公奏曰臣卽漏洩者
上問其故復對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久吟哦閱
卷時記誦其句出而告人欲訪爲何人手筆此所
以漏洩矣

上含笑遂寢其事公之言語妙矣

文達公與文清公談佛法文達云我則冥然罔覺
悍然不顧文清荅云先生挾釋典之要鍊成八字
恐先生手有芒刺卽知痛耳兩公相視而咲

劉文清公熟於史漢博通前人詩古文詞尤精內
典旁及說部一日侍坐謂余曰曾閱坊間小本平
話否以無暇及此對公笑曰是尙未能傳衣鉢蓋
公天資超邁每於俚言瑣事中悟出正道

紀文達公出劉文正公門與劉文清公相友善文
達凡自製聯語皆求文清書余所知有浮沈宦海
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蝨魚習氣未除猶識字名心
已退不談文兩登耆宴今猶健五掌烏臺古所無
又嘗見文達與董文恭公太夫人輓聯云富春江

萬古青山阡表長留慈訓能成真宰相斯與堂九年絳帳食單親檢舊恩最感老門生又福貝子卒於湖南軍營加郡王銜在苗疆建祠文達聯云汾陽王名位相同功業常新萬里有將軍壁壘忠武侯經綸未盡英靈如在百蠻拜丞相祠堂文達當日隨口成吟或集成語多妙絕其輓朱笥河先生一聯云學術各門庭與子平生無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予後死獨傷悲二公所學具見於此而語尤真摯且非文達亦不敢作此語不知世有筆之於

書薈萃成編者否

予昔與大興朱文正公同值南齋一日文正曰
北方氣候苦寒時蔬薦晚當此春韶佳麗南省已
挑菜盈衢家家作春盤之會矣猶憶家竹君兄於
當年多方構覓極盡新蔬之品約士大夫宴集於
家坐上客滿或琴或書或對楸枰或聯吟或屬對
勾心鬥角抽秘騁妍酒酣耳熱之時同人有以太
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滿座正凝思間忽報紀曉
嵐至至則狂索飲饌同人卽以前句示之僉曰對

就始許入座否則將下逐客之令矣曉嵐應聲曰
春宵一刻值千金吾饑甚無暇與諸君子爭樹文
幟也坐客聞之無不絕倒文達公無書不讀過目
成誦枕經靡史淹貫百家卽信口談諧便成工對
其敏捷尤深人欽佩

劉文正公以刑部尙書奉使外省假道山東適竇
東臯先生家居獻一聯曰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
家曹文敏公文埴以右庶子視學江西時曹文恪
公秀先家居獻一聯曰韓愈官爲右庶子莊周篇

有大宗師彭文勤公視學浙江時杭州守爲邵公齊熊公贈聯曰杭州太守湖山美康節先生安樂窩皆可云典切前輩於酬應文字不苟如此

乾隆戊申

高廟語彭文勤曰九列中學問優長只汝等數人皆須日直南齋奉使外省幾無人究竟除內廷諸人外文理佳者爲誰公以趙佑對故鹿泉先生連充戊申己酉江西考官而此兩科中文勤不命子弟歸試其慎密如此

乾隆戊戌五月隨侍先公赴閩撫任道出杭州值先公六十壽辰中丞學使分日爲賀此余得瞻彭文勤公之始也迨余入詞垣公爲大教習官課外私第請業公曰向讀之經書不可拋荒已讀之詩文仍未足應將文選及唐宋詩醇文醇盡卷熟讀可爲好翰林矣余因是加勵庶常館課日所作輒面獎嘉慶壬戌與公同掌院事一日公告余曰內子昨問新院長爲誰荅曰乃曩在杭州汝亦見過甫八歲之英世兄二老同深歡歎故癸亥公捐館

時余哭之痛獻聯曰閩嶠奉行輿道出臨安絳帳
振衣纔八歲蓬山陪末座職猶弟子玉堂撰杖忽
千秋蓋紀實也

曹文正公爲先公乾隆辛丑春闈所得士余年來
養病家居公嘗過存因其履聲橐橐命兒輩扶掖
而行並請肩輿入門以省步履公以師門堅辭不
肯此亦古道之一端也

業師李靜菴先生諱深源松江華亭人乾隆丁酉
舉於鄉屢困南宮不得已就縣令分發楚北適荆

州府松滋縣有幼孩王五子死於野失去耳環衣服一案令某傳訊屍場鄰舍廿餘人多日不成讞上憲調先生攝縣事先生先赴屍場相驗歸傳舍時天寒雨雪改裝易服率幹役私出行至卜肆中卜者將闔戶役詭稱遠鄉人偕外省友來看驗屍天晚腹飢求食先生遂出金卜者欣然爲炊黍閒話中先生問近日問卜者多否卜者對以少惟早間有本處十六七歲童子名鮮旺兒來測字隨手檢出鴟鴞之鴟字遂戲之曰有梟首之象先生問

其人何若卜者曰其人曾與王某家爲義子因其無賴逐出問所居則相距不遠先生辭卜者率役尋至其處令役突呼鮮旺兒名其人卽於草叢中跳出驚問爲誰荅曰我爲汝舊鄰隔數年何卽不識耶今欲往某村路徑不熟倩汝偕往以錢爲謝鮮旺兒初猶以路遠天晚辭先生復出金始允諾旋語之曰汝隨身物可攜行失之非我事鮮旺兒遂於草中拾取一小袋同行將近傳舍先生令役伴之先入傳舍添飭數役帶至案下折閱袋底得

質票卽命取贖乃耳環衣服令屍親識認屍親一
見卽號咷賊已確鑿而犯供堅不吐實又其體頗
瘦弱難以刑求先生反覆開導窮晝夜力乘其飢
渴以飲食誘之始供認不諱先生不待案成先釋
鄰舍之無辜者曾紀以詩云不是衝泥親冒雪無
辜枉累廿三人嗚呼可爲讞獄者法矣

我朝經學昌明顧閣導其先聲江戴振其嗣響
乾嘉之間程瑤田之通藝錄凌仲子之禮經釋例
段若膺之說文解字注張皋文之虞氏易誼王伯

申父子之經義述聞漢學遺風大暢宗旨近阮相
國刊

皇清經解著錄百八十餘種固已卓絕古今矣卽
余及門中亦不乏人如桐城馬元伯瑞辰作毛詩
傳箋通釋涇縣胡墨齋承珙作儀禮今古文疏烏
程嚴鐵橋可均作儀禮古今文異同說爾雅一切
注音義唐石經校文俱不愧作者而揚州焦禮堂
循所成就尤偉其孟子正義高出邵武士人難以
道里計至於易學別有心得所謂旁通相錯時行

諸義皆鄭荀諸儒所未發凡通釋二十卷圖畧八卷章句十二卷余曾序而刊行之正易學中一家也

士貴通經並宜讀史幼時誦經之餘將無錫杜紫綸讀史論畧成都揚用修廿一史彈詞盡卷熟讀再閱涑水通鑑朱子綱目了然於胸然後讀全史本紀列傳遇事始有把握

考蘭亭者歷朝不知凡幾在朱子時已有聚訟之譏余家舊存數十本今皆散佚矣嘉慶丙寅奉使

路出平陽時劉松嵐觀察河東談及向在維揚曾
見松雪所跋獨孤本真跡近爲江南觀察以八百
金售去其名甚秘迨行至西安作札屬兩淮漕使
額約齋少司農訪之比得覆書知爲吳杜村物釐
爲二卷定武蘭亭及董思翁各家跋裝一卷八百
金售與蘇藩之吏又取宋拓蘭亭並松雪各家跋
裝一卷八百金售與河庫觀察談韜華師次年丁
卯因公赴清江晉謁時師卽出示且命攜至傳舍
公餘另摹以呈因得一月親炙古人旣爲師臨一

過又自臨一通瀕行時師以爲贈辭不敢領師曰
吾知君意今亦不强來歲有卓薦入都之行再當
攜贈未幾師歸道山署中不戒於火此物罹劫師
母推師遺意檢寄燼餘同年李春湖代裝成冊翁
覃溪先生爲之細考長跋詒晉齋南韻齋並索觀
題識逾年詒晉齋得松雪小楷法華經三冊之一
亦半燬於火完字五千六百二十有七以半殘微
闕者補之得字六千百四十有三王以見贈并云
歸尊齋以配趙跋蘭亭可云兩美

淳化閣帖經前賢考證字跡之真僞篇幅之訛錯
標題之荒謬摹刻之未善選擇之未精卽起王著
於九京殆無詞以解矣余借觀金匱孫氏家藏千
金帖爲蟬翼拓銀錠櫃本涇南張文敏細批詳釋
並寫小像於末以贈桐城張晴嵐先生先生復添
寫已像所以價貴者重文敏也適余購得覃溪先
生手錄法帖附記四冊遂按文敏所書錄於其上
仍俟有善本重錄之

淳化所刻柳諫議諸帖大興翁氏云或出刻手未

精不知柳之行書果如此否又云閣帖不取顏而取柳取柳又非烜赫者余謂柳楷以魏文貞家廟碑爲易學惜其碑剝蝕過甚可辨之字不能成句然善學者當具正法眼古云得名跡數行學之便可名世豈在多耶

寶晉齋帖紹興間曹之格刻於無爲州學右軍書五册黃庭樂毅曹娥諸小楷書極精草書亦可補淳化所未備帖亦金匱孫氏物文靖以余戊子秋赴龍江無帖可臨郵以見寄終日展觀愛不釋手

乃於丙申春圖像於後帖在康熙年間爲西安物
考西安號挹樓氏胡爾哈鑲紅旗滿洲人曾任護
軍叅領以武人精楷法考證詳明是深於二王書
者爲之傾慕

雍正乾隆間尙歐書結體長骨肉勻得率更正傳
不務棱角峭厲學歐書當以化度寺邕師塔銘爲
法而難得善本南海吳荷屋於嘉慶甲子分校順
天鄉闈得桐城姚生某生以此碑爲贄蓋宋仁宗
時范氏書樓原石拓本顧氏玉泓館所藏者也凡

得六百八字爲世所稀見余時方搜輯唐文據以著錄復藉翁覃溪先生四百六十字宋拓本洪鈐菴修撰二百六十字宋拓本成哲親王九百三十字宋翻宋拓本趙謙士八百八十二字宋翻宋拓本與及門孫文靖徐星伯互相考較以吳本爲主闕者補以成府本又以三本叅補之文靖手錄成冊具注諸本於下文存千有十六字僅闕四十餘字丐詒晉齋重書一通荷屋手摹上石誠快事也先是荷屋因公落職無力捐復乃商於桂文敏將

玉泓館所藏本以八百金售與成府成府以遼獲
四兩交余變直以償至後以原本贈姪榮恪郡王
荷屋於戊寅觀察陝安留石爲別余珍而藏之旋
失於道光戊子

成哲親王爲

孝聖憲皇后所鍾愛

升遐之際

頒遺念得陸機平復帖王寶之此詒晉齋所由名
也

成哲親王書自幼習趙妙得神理年五十一隨扈灤陽始改入率更之門逾數年以當日書洪範徑二寸餘大楷掛幅霉損十二字令余補成辭以不敢續貂尺牘往來者數余曾輯王二十餘年手札裝成十巨冊其餘所書卷冊屏對尙不下數十種今與劉文清公所書並失之

余幼時習字臨摹多寶塔及冠檢先人書篋中得松雪與子英學士手札墨跡遂日日仿之是爲學趙之始後列諸城文清公門嘗領論書餘緒又嘗

侍公揮毫畧窺作字用筆之道一日公出趙跡二
贊二圖詩大字卷子董華亭所稱以魯公送明遠
敘兼米海嶽法者示觀余愛不釋手公卽慨贈有
一生學之不盡聊當衣鉢之語余拜受歸因名書
舍曰藏松

內廷編輯書畫時在嘉慶甲戌乙亥直南齋者
余與黃左田姚秋農奉

命以詹事吳其彥庶子張鱗侍講顧皋中允沈維
鏞修撰吳信中龍汝言編修朱方增黃中模襄厥

事仿乾隆丁亥年懋勤殿寫經故事也余因得
徧觀古人名蹟見趙文敏書輒以油紙摹出益信
趙書於魏晉唐宋諸賢筆法無不蒼萃貫通而成
大家迥非蠶蠟所能傳者

內府收藏趙跡甚富余皆得見益知世行拓本大
半圓熟而非其至者也董跋亦復不少有云趙書
多爲贗本所亂鈍滯吳興不少又云子昂書中龍
象同時人受其益者不少况閨閣之近宜其一家
以筆墨流傳又云趙書自二王後直接宗派非唐

人所及又云余書似可直接趙文敏又云今老矣
方知吳興之勁又云余所書不如趙松雪與中峯
和尚一百八詩之妙觀此數跋則傾倒者至矣劉
文清公稱趙爲書中之聖成哲親王爲余跋趙跡
云董思翁中年以前每好短趙最爲失言

劉文清公嘗云吾生平有三藝題跋爲上詩次之
字又次之余因請曰師書名遍中外朝鮮人亦求
書何謙爲師曰吾非謙也小就不肯大成未能今
尙有騎墻之見耳公詩不存稿身後經姪孫燕亭

太守各處搜羅刻以行世雖其中遺佚不免然讀者可知師之詩學不讓古人也

內府藏有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長卷山水人物樓閣橋梁無不畢具蓋畫者結念中原亦若林洪西湖詩句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意卷末有湯卿裝小字標識此王鳳洲家致禍之由而好事者因有一捧雪傳奇之作至一捧雪內府分列乙部嘉慶年間
天語曾及之余固未得見也

嘉慶甲戌奉

命續辦

石渠寶笈三編得觀歷代名蹟中有明

帝出警入蹕二圖向標爲明世宗像出警圖則戎
裝乘騎入蹕圖則常服乘舟舟將入城狀而城闕
橋梁宛然西直門高粱橋也心竊疑之明世宗自
楚藩入繼大統不應進西直門且其時世宗未冠
亦不應面有微鬚遂與同事遍查明史本紀得武
宗戎裝送葬一事旣與出警圖之末點綴山陵景
象脗合又與明季昌平河運糧可達西直門之路

無差因改標題並識於書

余於乾隆甲寅偕同年張堯友葉琴柯過長春寺
訪觀九蓮菩薩畫像僧出一軸女像戴毘盧帽著
錦袈裟持如意坐蓮臺上並無九蓮菩薩字樣但
有金書崇禎庚辰年恭繪七字考曰下舊聞載原
供勝朝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與烈皇生母孝純
劉太后二圖則所見者孝純也孝定之像不知所
在踰四十年於城西八里莊慈壽寺得見孝定李
太后九蓮菩薩絹本畫像與寺碑摹刻者分毫不

爽應爲明神宗時所供奉者而舊聞所載長春寺
收藏之說豈原有二軸耶抑後人自慈壽移置長
春又遇好事之人仍歸原寺供奉耶記以存考

舊日家藏硯甚富而余最賞者嘉慶丁卯夏在袁
浦河帥戴可亭先生所贈二硯一爲管仲姬小端
硯縱三寸橫半之篆刻道昇二字外匣銅鑿連環
式青綠可愛裏綴沉泥匣底蓋俱可用一爲竹垞
著書硯質爲蕉葉白約八寸許不雕琢四邊微起
背鐫竹翁戴笠牛身像上刻曝書亭題硯古風一

首今俱不存道光己丑居龍江每揮毫無適用者
因憶戊子春在袁江曾見張芥航河帥案頭所置
舊端硯頗發墨馳書索得命名海天浴日至今用
之

嘉慶壬戌秋余佐榮恪郡王管理行圍事遍歷木
蘭十三圍深林大嶺並轡偕行王見枯松橫路輒
命護衛取之歸仿格致鏡原所載製墨法爲之曾
以見贈其黑如漆而無渣滓成哲親王云可敵雍
正年間松烟不似近來徽墨之謬也

褚歐非精筆不作書趙文敏書中有陸穎筆近乃
不佳至此之語往時歸安姚秋農宗伯向余言吾
鄉之筆夙以尖齊圓健稱近則只餘一尖字余每
於筆客自南來者商製霜毫願以時價倍蓰付之
對曰公出善價其如世無良工何不敢諾可慨也
古云不知磨墨抑磨人今則筆使人人不能使筆
矣天資既遜古人雖以人一己百之功無佳筆稱
手亦徒喚奈何耳

紙以舊宣爲上新製者能受墨便佳高麗鏡光失

之於滑不滑者頗難得逸少帖中陟厘藥名卽苔
也可作紙南人誤呼爲側理今之紙工專尙膠礬
雖以魯公腕力亦不能透背矣

乾隆甲寅侍劉文清公座有售薛道衡銅琴者公
以三十金售之嗣經成哲親王以黃山谷真跡卷
子向公易去逾二十年王以此琴並明人鐵笛見
惠余卽以銅琴鐵笛名齋

于文襄公嘗語同列云所謂縹絲者乃用之於冊
頁手卷不聞施之於衣蓋往時朝衣蟒袍皆織成

豈獨無緝絲卽顧繡亦後來踵事也

余舊藏明熹宗小鐵斧柄長四寸有奇戩金爲字
曰天啟三年造繪圖紀詩友人多題詠又得項氏
硯屏大盈尺厚三分有奇一面可磨墨一面鑄松
雪臨曹娥碑雕紫檀爲座欲用硯則拆之欲用屏
則合之製絕精妙刻有天籟閣子京文章

余向得明帝二靴一爲五色皮戰靴其製畧與今
同惟方頭耳一爲箠底阜靴製甚工而其勒以天
青地圓金爲之不知常用者抑係禮服俟考又見

明臣朝服與梨園部演蔡伯喈辭朝一齣所著者

同

普度寺番稱瑪哈噶拉廟睿忠親王初入北京時
邸第也地與前朝南內相接廟內供王在日所御
甲冑弓矢

胡圖克圖之與喇嘛猶菩薩之與和尚當

國家發祥之始胡圖克圖等各建大勲說降蒙古
諸部落所謂轉世者卽宦場之世襲也是以
列聖恩禮有加以酬其庸非秦始皇之求仙漢明

帝之佞佛比也

余未諳習內典臨摹古人所寫佛經偶有會心如
比邱尼豈非尊我孔子耶居馬蘭峪工次時工人
於舊寺中添建三教聖人殿求書聯語遂書云西
域談經心仰尼山思竊比東周問禮語傳柱史戒
深藏

太常寺仙蝶久著靈異相傳乾隆五十三年仲冬
純廟欲觀卽於

地壇印宅內得之置於貯帛匣以進旋

賜五言律詩一首詩註載侍郎德明以錦匣呈覽并云茲忽至其家先文莊公管太常寺有年每於署中見之其時亦有七古一章以紀次年正月先公捐館三月望日卜葬是日天寒大雪二蝶自雪中飛來向先靈翔舞觀者稱異又嘗至余家落盤中鮮棗上薩克達夫人以手持棗祝曰請勿動容細觀爲寫照蝶竟立棗上良久夫人又嘗以帕承之告以圖或未肖請再觀蝶立帕上亦良久

嘉慶年間隨

駕至黑龍潭潭水縱廣不過數丈深不過二尺許
清澂可鑑毛髮中浮不盈二尺物類木炭諦視之
乃黑魚也頭起二角左長右短游泳形狀迥異常
鱗問之僧人一歲中只數見莫窮來去之蹤余紀
以詩曰未必卽爲龍魚中無此類噫異矣

西山大覺寺金之清水院故名靈泉明宣宗易以
今名正統間復修葺之寺建於山腰遠望煙樹葱
蘢但露浮圖數級及廟始見山門碧瓦丹垣繚以
方沼有泉出自山巔盤旋迴繞到處皆淙淙瀾

灑不舍晝夜與檐馬塔鈴相酬答聞之發人深省
寺中花木不多惟翠竹千竿高盈四丈一碧干霄
七尺牡丹一樹花時絢爛甲都下西山南北梵宇
不少各標名勝而余獨以此寺爲最焉

嘉慶丙辰廣心齋給諫巡視南漕歸以臘梅二本
贈告曰此數十年物也其善培之因寄養於西直
門外之極樂寺每花時取回今逾四十年拳曲擁
腫老樹著花枝多韶秀置之明窗淨几間香沁心
脾屢有題詠並倩姚伯昂圖之

士君子俯仰身世每恨不見老成
典型時於載籍中得其一語一言
輒不勝高山仰止之慕而況躬侍
門牆獲聆緒論者乎我

相國夫子幼承

庭訓早躋巍科歷事

三朝供奉

內廷之日久聞見極博誠有非外人所能窺測者門弟子燕閒侍坐多舉前言往行以為勗間及

昭代掌故如數家珍顧夙夜在公無由筆諸簡策也比年樂志林泉

闢觀頤別墅於西山深處筆墨清
暇迺徇門弟子之請條舉類比
釐為二卷首紀

恩遇次述先德次誦師說或臚
列典章或評隲詩文書畫而不
言神怪不道鄙瑣雖單詞片語

要與經國大猷相發明昔司馬
溫公著涑水紀聞歐陽文忠公
著歸田錄皆有裨於史乘不類
南宗以後語錄啓空疎門戶之習
國初則新城王文簡公居易錄池北
偶談香祖筆記諸編宏獎風流

家為藝林膾炙以今視昔未易軒
輕矣而

夫子意存沖挹不輕以示人之爭
先快覩者鈔胥有所不給於是出
藁本付刊門弟子誦之咸如日坐
春風中其未遂升堂情殷私泚者

亦可因是以窺見我

朝文獻大略展卷紬繹儼然與先
進衣冠周旋晉接耳提而面命
之也謂非厚幸歟

道光丁酉冬門弟子葉紹本穆彰阿姚元之

徐松彭邦彞許乃濟祁寯藻恭跋

雍容豪華氣象滿洲貴族人家
一旦風流雲散空庭靜掃落花

書已破損不堪以其可備清朝亭故因修葺而存之英和為清廷名相名演員程硯秋其後人也硯秋已逝其餘韻統梁未絕今惟有春城空聽雪花聲矣

剛主老人題

